

愤不平…虽然我在嘴上常常讲要表现艺术作品啦等等，但是到演出时就常想怎样把别人比下去，可是在我修炼后就觉得这些很可笑，很无聊…

女主持人：关贵敏老师，说到演出唱歌，您可以即兴为我们听众唱几句吗？

关贵敏：我经常演唱的一首歌：《那就是我》，是思念故乡的…

男主持人：好，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关贵敏：（清唱）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沫，噢，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我思念故乡的渔火，还有沙滩上美丽的海螺，噢，妈妈，如果有一叶风帆向你驶来，那就是我，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女主持人：唱的太好了，真是原汁原味关贵敏的原声原唱，您在唱这首歌时我的眼前仿佛浮现着祖国的山山水水和我们海外游子思乡的那份情怀，特别是昨天

3

主持：在医院呆了十多天，因为我看报导说，通常医生跟护士都是比较胆大的对开刀这些东西。那我想如果医生跟护士对这个伤口都感到挺可怕的话，那我想，这个伤度就可想而知了，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让你把裤子稍微掀开来，裤管掀开来一点，我看那个伤口就真的让我闭着眼睛不敢看，我觉得真是让我太恐怖，太恐怖了，我想，您来到美国住进医院之后，受到美国各方面人士关怀，那么都是哪些人，那么你在此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呢？

覃：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好人，比如说警察，医生，法轮功学员，还有慈济，肯关心和帮忙。我觉得这里每个人都是很好的，对他们的关怀表示非常的感谢。

主持：听众朋友，刚才覃永洁说就是来到美国之后呢，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怀，比如医生，警察，法轮功学员，特别还有慈济，他们对覃永洁的慰问，关心，那么覃永洁先生在此表示非常的感谢。那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当初听到我们报的新闻，就讲说中国大陆怎

30

焦点访谈

中央造谣电视台，
焦点访谈是最坏，
先编一出自焚案，
今天又把脏来栽。
杀生岂是修炼者，
想也不想播出来。



今请看：
咱老百姓自己的“焦点访谈”

◆
免费赠送
欢迎传阅
◆



1

友，这首歌的歌名叫“嗨，朋友”是由台湾的一名歌星唱的，希望听众朋友能喜欢这首歌，在此覃永洁先生向您说一声再见。

覃：谢谢大家，再见。

同胞们，真心希望你们能以智慧与良知为自己生命的永远带来无限美好的明天。



32

时我说要求他一起去吧。

主持：因为你也不晓得要到哪里去。

覃：嗯，我觉得无家可归了，走就走一程了。一路过来，经过那些高山啊，反正我是睡得更多。

主持：那我想也是命运之神把你带到了休斯顿。那你在休斯顿，你最后是向警察报了警，然后警察把你送到了医院里面，还是送哪里？

覃：真是无家可归那地方。当时，我在车里，当时伤有点不好了，有点小小发炎了，当时我就不想麻烦那个老年人了，我说不走了，在一个地方下来的时候也报告了很多警察，后来一个女的警察受理了。

主持：受理你了。那当时把你送到医院里，当时你的伤口都溃烂了，那医生和护士对此都有什么看法，他们是怎么说的？

覃：当时，我在住院的时候，前面还有一家医院，当时医生看的时候，觉得已经结了壳了，很好了，很干燥，他按那些壳的时候，他没有按那些硬壳，他觉得有点小

28

的褒扬，支持和欢迎，我觉得真的是太大了！太大了！

男主持人：让我们再来看看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的情况。

关贵敏：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本来就是不合法的，按中国的宪法也是不合法的，按中央政府的运行原则也是不符合运行原则的，1999年4月25日，中南海事件之后也就是6月份左右，中央信访局出面为有人说公安机关要镇压法轮功之词进行辟谣，并说这些是有人无中生有，蛊惑人心……，可是到了7月22日刚辟过的谣却成了正式文件，全国开始镇压法轮功，并使用全国的舆论工具出尔反尔……。舆论--是面对全世界的，这么做真让一个泱泱大国丢尽了脸，江泽民政府太没有信誉了！

男主持人：前一阵我看到有关报道说，目前中国军队里很混乱，很多有军衔的老革命，老党员坚持要炼法轮功，明言：就要炼！“610”办也没办法，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

5

覃：噢，不，一般来讲自杀对我们是不可能的，法轮功修炼都是性命双修的，集体自杀对我们是不成立的，没有哪个要求去自杀，我们法轮功从来没有说是自杀的，每个人不可能自杀的。

主持：我想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真正修炼法轮功的学员都知道不可能存在自杀这一词的，因为李洪志师父根本就不可能说是叫谁自杀，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说中共幼稚吧，我并不觉得他幼稚，但有时他所造出来的谣言，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就说不可能产生的东西，中共还说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真就是……说幼稚，我觉得这个词都不应该这样套在一个政府头上面，那么，我还想问的就是说，您通过这个波折啊，以及艰难啊，抵达美国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覃：当时我到美国之后，当时我一上岸就觉得，这里，觉得有时候不知所措，认为自己对一些完全不同的世界展开在自己面前，自己有时不知所措，碰到警察的时

26

事。

关贵敏：早期在国外也是，比如法国等欧洲国家，李洪志老师在那里传法传功的时候，都是中国大使馆在张罗，在接待，在美国也是这样。

女主持人：是，法轮功在1992年从中国大陆公开传出之后，曾得到中国政府的扶持，而且《转法轮》这本李洪志老师写的主要的法轮功著作也是中央广播电视部出版的。当年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还有弘扬法轮功的座谈会，总领事还求见李洪志老师，并和李洪志老师合影，请李洪志老师介绍法轮功，而且法轮功在纽约最初的一些报告会，也是在中国政府驻纽约的一个礼堂“中国留学生中心”里进行的。当时为了洪传法轮功，中国政府还发表了很多由体委部门和医学部门的一些专家学者对法轮功的医疗效果的调查，抽样调查，还有一些研究结果，用来说服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们来接受法轮功，并在西方社会宣传这一中国的文化。所以，中国政府知道法轮功是对祛病健身有好处的，而

7

么在监狱残害法轮功学员，有的听众朋友都不相信，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说怎么可能呢？这个中国(江泽民)政府怎么会干这个事呢？那么其实我也不愿意相信，但是事实在眼前，也不容我不相信，我看到覃永洁腿上那十几处的烫得那个很深的疤，我真的感到心都在颤抖，我觉得根本都无法去看，更不能想像覃永洁先生当时在监警拿那个烧烫的铁棒子来下手的时候，我想那个滚烫的铁跟那个皮肤在接触的那一瞬间，所产生的那种灼热或疼痛，我都不敢想像，我想真的是太残忍了，我想中国(江泽民)政府以及中国(江泽民)政府手下的这些所谓的警察也好，所谓管理人员也好，不管他是怎样的，我觉得能下这种手真是太残忍了，我觉得如果有一点良心的话，我想都应该 stop(停止)，不要再做这种违背人类的这种，人权也好，道德方面也好，都不能再这样做这些事了。时间也快到了，我想，覃永洁先生也应该要跟听众朋友再见了，接下来我们有一首歌，是覃永洁先生想送给所有关心他的朋

候，经常是警察不受理的。

主持：你一开始告诉警察，就拦警察的车，警察没理你。

覃：这语言沟通不上。

主持：噢，这样。

覃：没有理我。当时这伤口啊，就慢慢地有点好了。当时勉强地走路很麻烦，走路很辛苦，很辛苦。

主持：很辛苦，一拐一拐的，我想。

覃：嗯，有个老人看到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就把我带到车上去，后来一上他的车我就一下睡过了，不知拉了多久。

主持：你一上车就睡着了，我想真的是疲劳过度。

覃：一上车就睡着了，一醒过来时候，可能他也不愿打扰我，他开车，我不知道，我感觉到时间上，感觉到是开了很远。后来，有时我问他去哪个方向的时候，他就拿地出来，说佛罗里达。我说那很远，当时我觉得，开车远²⁷不远我都不知道，当

2 休斯顿法轮大法电台再次热线采访法轮功学员原大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贵敏

女主持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再次为您接通大陆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贵敏先生的热线电话，现在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热门话题。关贵敏老师，您好，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再次空中相会。

关贵敏：你们好。

男主持人：我们首先想请您谈一谈，您在修炼前和修炼后对艺术境界的理解。有差别吗？

关贵敏：当然，我在修炼前人的东西比较多，比如出人头地，个人奋斗，个人名利，争名夺利这些东西比较多，修炼后我明白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在心态上也改变了很多，过去就是为了名利，虽然平时嘴上不说这些，但是潜意识里总是有这些东西，比如在演出时谁的名字在前，谁的名字排后啦，某人名气没我大，却让他唱压轴啦等等，心里就 很不服气，有时还愤

女主持人：江泽民政府在国内如此镇压法轮功，可是国外的华人，外国人确因为江泽民政府的镇压反而开始了解了法轮功，并逐渐的理解，从而加入法轮功的修炼队伍，法轮功日益庞大，特别是这次西方学员的壮举……

关贵敏：这就说明江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搞清楚，它开始镇压时面临的就是一个国际问题，从1992年法轮功由李洪志老师传出到现在有一亿多人在世界各地修炼法轮功，江泽民政府把外国人也修炼的同一个功法定为“邪教”，外国人可不受你江泽民的控制！

女主持人：是，在前不久我采访了意大利的企业家法瓦先生，他就说了：因为我修炼法轮功，江泽民政府将我列入“黑名单”，在我入境中国时，将我驱逐出境，可是当初我在中国时，是你们中国政府鼓励我学法轮功，今天你们政府改变了，镇压法轮功了，可是我没有改变，我仍然在修炼法轮功，所以他很不理解江泽民政府的变态思维，不知江泽民政府是怎么回

小发炎，他说要保持清洁。因为我很久不冲凉了，我一回去之后就拚命冲凉。

主持：你就是在去报纸，电台报导那个医院之前，还有一家医院就说你的伤口已经基本上痊愈了，所以让你洗澡是吧。

覃：他说要保持乾燥和清洁，我当时觉得自己很久不冲凉了，想洗澡了，他说保持乾燥和清洁，我觉得也讲得很好，我就有点放心，我就冲了一冲凉。一冲凉之后，壳全部粉碎了，那些壳全部烂了，烂了之后呢，那些脓就急速地……

主持：那去了医院之后，我看报导上面说，那里的医生跟护士，护士就不敢看，医生也觉得这个太吓人了，可以把当时的情况说一下吗？

覃：当时很多医生看了都觉得很怕，后来他们觉得这个伤口，这个伤疤太深了，必须做植皮手术。我说自己来，也不知道怎么说。他说要做植皮手术，这个医院里的医生从我身上割了大片的皮，植皮手术，医院当时，医生和护士都真的很好。

监狱里面，那监狱里面，就说像你这样修炼法轮功，在这个监狱里关了有多少，你知道吗？

覃：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当时里面人比较多，但是因为我关在单间里。

主持：你在小号单间，对外界都没有联系，对吧？

覃：嗯。

主持：人和人之间看不到，是吧？

覃：是，只听到有时打人的声音“劈里啪啦”的，从窗口传进来。

主持：就是说，法轮功人员在里面没有办法联系。

覃：对。

主持：那我觉得，从你讲的这个我就想到，早一些时候，中共讲说是有多少，说是十五名法轮功学员集体自杀，我觉得这个从你亲身经历，在监狱所遭的这个待遇，我想也不可能产生十五个学员能够集体自杀这种……

是美国的感恩节，这首歌真的是表达了我们与很多听众朋友以及您自己的一份思念故乡之心。说到故乡，关贵敏老师，您知道最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什么事吗？

关贵敏：我从新闻报道里得知有35名西方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举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法轮功了不起呀！他们白人学员在西方国家有优厚的生活条件，而他们能放下生死，不惜万里重洋去到这么一个严厉的地方，敢于为法轮大法说一句真话，真的不简单，对此我想到很多很多……。中国江泽民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和打击的错误已延伸到海外，江泽民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

女主持人：我想不只是骑虎难下，应该加上邪恶和疯狂，很可怜的！当我得知35名西方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的消息时，我真的是热泪盈眶，西方学员们如此放下生死，走到天安门去，只为向世人说一声“法轮大法好！”，证实法轮功在海外的蓬勃发展以及⁴受到全国各地政府

且中国政府在上海电视台和广州电视台都曾经播放过弘扬法轮功的电视新闻节目，也提到了法轮功对社会的道德回升，精神文明建设，身体健康都有好处，因为中国政府知道法轮功的核心是真善忍这种原则，这对社会当然是有好处的。

关贵敏：我们中国古老的修炼作为一种文化，象李洪志老师传出来的法轮功，外国人来学，这是多好的事情，对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弘扬光大，而且外国人学了法轮功，学了我们中国人传出的东西，他们就会感受到中国的伟大。我觉得这些白人学员到天安门去，是他们热爱中国的表现，热爱中国文化的表现，他们为什么要去？难道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就成了罪犯？那你拿出证据来，法轮功学员都犯过什么罪？贪污？腐化？吸毒？行贿？受贿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没有么！

女主持人：我想法轮功学员里是找不到一例的。

关贵敏：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是毫

吗？没有，也没事，怎么就江泽民政府事多呢？为什么？我觉得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换一种方式思维，想想？为什么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如果法轮功不好，我们早就不炼了，用得着你来教我们怎么做吗？法轮功就一本书，修心性，修炼！不管是东方学员还是西方学员，我们遵循的就是这一部法，发自内心的做好人，做好人中的好人，修炼中的人都能看到这部法的伟大力量和威德，所以即使你不懂法轮功，你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考虑，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自发的要为法轮功说话，就为说一句“法轮大法好”！为什么？！一定有道理么！我们没有要每个人都看懂《转法轮》，有很多人他也看不懂，也许有的人注定这一辈子也看不明白《转法轮》，但是，我希望人们能从多个角度来思考思考…法轮功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为唤醒人们的良知，把人们的善良本性启发出来，请您来了解法轮功，我们法轮功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

女主持人：关贵 敏老师，感谢您接受

都痛，当时睡觉也睡不着，翻来覆去。

主持：他们烫完你之后也没有给任何的处理？

覃：他们给了我，有个老的管教他给我拿点消炎药给我，一个药膏。

主持：他是偷偷给你的还是……？

覃：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拉我到那个房间里去一下，给我一瓶药，就走了。后来呢我不能躺下来，只能坐着，根本不能躺着，也睡不着。当时农场那么宽那么大，是很难跑的，他觉得我又睡不着，就让我去看那些果园。当时我肯定睡不着了，二十四个小时肯定睡不好觉了。当时他们觉得这么大的农场，受那么重的伤，跑不掉的，后来他们就叫我到一个果园的一个小小的果棚里去了。当时因为受这么重的伤，根本没有想跑的念头，后来就是觉得，这个环境真的是人间地狱般，离开这个地方越快越好。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就想了想是不是有信心逃得出来，自己就给自己打了个问号，当时……

无道理的，而且把这么多的好人当成罪犯。

男主持人：全世界有四十多个国家都承认法轮功，就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可以说明的是，这次去天安门的白人学员就有十二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关贵敏：的确是很壮观伟大之举。江泽民政府历来认为自己一贯正确，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一错再错。你说江泽民可能让白人学员服从它的淫威？可能吗？不可能的事！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代表中国，把邪恶强加在中国政府的头上。最后怎么样？自己走向灭亡！从回顾历史来看，历史上所有正法，是镇压不下去的，比方说耶稣当年的传法遭到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释迦牟尼佛当年传的佛法也遭到迫害，可是毕竟都流传下来了，所有的镇压只能使佛法、正法弘扬光大。

男主持人：越镇压知道的人越多，目前北京，上海等等十几个城市几十万的失业工人上街游行，多少农民挨饿，多少人民吃不上饭，江泽民政府不管不问，中国

天之后，才到香港的。

主持：才到香港。听说你是坐那个粪车逃过那个海关去的香港，是吗？

覃：不是，是拉着那些很臭的东西到香港。

主持：那在海上您是以什么为生？而且您的意念是怎么样的，可以跟听众朋友…

覃：当时我上第一部船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花生，还有一点奶糖，也不多。当我上船的时候，我没有带水。我被船员拒绝，几个彪形大汉在楼梯口那里，我上去的时候，慢腾腾走上去，看到他们，他们一看我，他们不說話，我就转头下来了。

主持：看这架势也不会让你上去。

覃：我又上了第二部船，上去的时候碰到底下一个人在钓鱼，我上了一半他把我拉下来了，下来我又上了第三部船。我觉得这样上去都被人拒绝了，我觉得不想去麻烦别人了。我就换了衣服去到垃圾筒去，从垃圾筒里掏了几个薄膜口袋，就装了点水。

主持：噢，装了点水。²⁴那你刚才讲到你在

种是没有益处的。

主持：就说一开始他们只是对你讲，叫你要写保证书，先给你讲。

覃：嗯，开头是很好的。

主持：开导你。

覃：但是我就是不回答他们，保持沉默，他说我是脑筋很死板。

主持：说你死板。

覃：脑筋不转的，转不过弯来。

主持：嗯。

覃：他们很气很气，当时他们烧茶的时候就拿些铁枝条放在茶炉上烤。开头他们说：“我并不是恐吓你，如果你老是这样顽固不化，我就烫你了。”还说“让你留下永久记忆”。当时，我说我并不在乎他们这样。他提示我好几次，都说：“你写不写？这种你炼下去对你没益处，你走出社会上处处你都会碰壁的。”我说：“无所谓，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是不是？不能用这种手段。我心甘情愿地你不说我都会写，但是我心里保持²⁰的东西，我会坚持

5年内不得再进入中国。至于说到对我们进行了何种法律指控？他们什么也没说，也一直没向我们出示任何文件。

记者：你们被关押在哪里？警察是如何对待你们的？

约翰：我们在一个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警察局中被关押了4~5个小时。然后，他们把我们送进一个靠近机场的旅馆。我们被分成两组，被分别关在两个会议室中。他们当着其他人的面，对我们进行逐个审问。审问我的时间可能比其他处长，大概问了一个小时。审问我的那些人没有对我粗暴无理，但是其他修炼者受到的待遇就不同了。

他们一直不允许我们打电话，也不允许我们与美国使馆联系。

记者：约翰，是什么原因使得你决定去中国，并特意去了天安门广场呢？

约翰：我想让中国人民和政府知道，法轮功具有广泛的国际支持，并让世界人民知道法轮功好。同时，我也想以我的行

覃：可以。当时呢，在把我抓进农场的时候，那些管教是很野蛮的，特别是对我们法轮功，是要“特别关照”。

主持：就是打引号的“特别关照”？

覃：嗯。一般的犯人都是另外看待的。

主持：噢！

覃：采用的手段就是相当的残酷，很残忍。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受到的折磨，真是难以想象的。那种手段，采用那种低下的手段，来对待我们。有时候我会炼功，被他们看见的时候，不是拳打就是脚踢。特别有一次，我炼功的时候，被他们看到，双手都是铐起来，吊到铁窗口，很高很高的，都是两个脚跟都离地，只有用脚尖点着地，双手铐着吊在铁窗上，整整吊你好几个小时，整整一个上午，很难受的。当然对我们来说无所谓的，但对于其它人来讲，是很难想象的。

主持：嗯，对常人来讲是难以想象的。

覃：对我们来讲是无所谓的，他这种肉体上的摧残，还有这种肉体上对我们的摧

点点紧张，但与此同时我更多地感到的是肯定和充满信心，我百分之百确信我在做一件绝对正确的事、一件正义的事。

在天安门广场我们刚一坐下时，我就开始集中精力发正念。在我们知道警察冲过来前，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但是我一直在集中精力发正念，甚至包括他们将我拖进警车时。

接下来，正如我们修炼者一贯的做法，我做了很多反省(向内找)，看是否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达到了修炼人的标准。尽管我们毫无疑问地在做着绝对正确的事情，我们仍发现了我们具有着不同的执著和弱点。

明慧记者：在这次中国之行后，尤其是在天安门广场有了这个经历，你对正法有什么新的理解吗？你是否体验到了在中国的修炼者所经历的（迫害）？

约翰：是，我有了很多新的理解，而且非常多。我需要几天的时间反思并整理一下我的思绪。稍后我会写文章给明慧的。

主持：就是说，你当时对你能不能逃出去还不一定有信心。

覃：对。还没有那么大的把握。跑了一晚上走的路不多，第二天白天又不敢走路，因为很大的农场，他会开摩托车追你，就躲在草丛里，有些干的甘蔗是老鼠咬断的，吃了几个。

主持：吃了几个老鼠咬断的甘蔗充饥。

覃：一天就是吃甘蔗，就是这样子，当时蚊子咬得很厉害，后来又走了一个晚上，碰到一些拖拉机，对他们说，这时我的伤很厉害了，我找他们帮助了一下。

主持：噢，找开拖拉机的帮你。我觉得你一路上也碰到不少好心的人，对吧？

覃：对。

主持：那在船上，那你是以什么能够渡过这两个星期？就是在船上这个颠簸？当时你上了这个船，你知道这个船往哪开吗？

覃：没有。当时那个码头很大的，很多船，当时我上了一艘船，上去的时候很多人，几个很高大的人。这样逃出来经过好几

23

各地的警察正事不干，劳民伤财的就专抓法轮功学员，殴打法轮功学员，警察们都不知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干什么的了。这么下去这江泽民政府不是自己在毁灭自己么？

女主持人：我在网上读到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泽农在他阐述这次去天安门的目的时说，我不反对中国政府，也不反对中国人民。实际上，自从修炼法轮功以来，我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有了更深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必须到中国去。法轮大法来自于中国那块土地和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而又美好的文化。法轮大法充分体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最最纯净而璀璨的文化。我去天安门的目的是想告诉中国人民“法轮大法好”。告诉世界人民法轮功的真相。

关贵敏：我们都是一个心情，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都只是反对江泽民政府镇压法轮功，台湾有十多万万人修炼法轮功，台湾政府有镇压吗？没有，人家什么事也没有，好多国家有镇压法轮功

10

的。”后来他看我老是不回答他们，他真的拿来烫我，当时烫第一处的时候，很痛的，我大声叫。烫了两下的时候呢，那时候连小便都失禁了。

主持：啊！

覃：嗯，他们一边说“还炼不炼？”我那时候眼冒金星，头脑一片空白，那时候很难受，但是后来一连烫了十多处。

主持：我觉得太残忍了，我也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能下得了手呢？这些人他们也是父母生出来的，也是从小到大这样成长起来的，我觉得怎么能下得了手，我真的想像不出来。

覃：不过有时候，有些人真的很难说，那些人真的是…

主持：我想都不能称为人了，应该算是魔鬼了，是不是？怎么能下得了这种手的？

覃：对。

主持：那您在受了刑之后，他们怎么样？就说您怎么会有这个机会逃出来的？

覃：当时，烫得很伤，²¹我都睡不好觉的，头

覃：你好

主持：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吗？

覃：我今天来到休斯顿，来到这个电台，感谢大家收听我们大法电台，希望大家能够在空中相会，很难得的。

主持：覃永洁先生，休斯顿的报纸以及电视台呀，各大新闻媒体呀对你的情况都有介绍，我想听众朋友也不会对你太陌生，您可以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在大陆是因为什么被捕的？

覃：我在大陆呢，因为我是个法轮功学员，因为呢，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大陆国内的政府对我们法轮大法的弟子迫害得非常厉害，所以我们就在散发一些传单，呼吁政府给我们一个宽松的炼功环境，停止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呢，我在散发传单的过程中，被公安逮捕了，逮捕到农场里去。

主持：那您身上的这些伤都是怎么一回事？能向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

我们的热线采访，希望今后我们有机会再见！

关贵敏：再见！

2 明慧网采访刚从北京返回明州的约翰·纳尼亚

2001年11月21日下午，明慧网记者采访了刚下飞机的大法弟子约翰·纳尼亚，一位刚从北京返回明尼苏达的美国人。

明慧记者：欢迎归来，约翰！真是伟大的壮举。

约翰：谢谢。其他许多人都做出了伟大的壮举。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获释的？警察对你进行了何种指控？

约翰：我是在登上飞机之前，在机舱门口被释放的。从在天安门广场被捕直到北京时间21日上午9:30获释，我一共被拘留了19个小时。其间一直有警察在监视我们，甚至在我们去卫生间时，我们都必须开着门。我登机之前，他们告诉我，在

12

我们遇到的警察还不是邪恶势力的中心，他们中很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是知道真相的。我们经历的与我们的中国同修所经历的绝对无法相比。最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是西方人，警察知道他们对我们要谨慎小心。

明慧记者：你有什么想要特别与中国以外的西方学员分享的吗？

约翰：是的。做为西人修炼者，我们的责任包括尽一切可能使邪恶曝光，帮助中国民众清除他们思想中受到的毒害。我们西人修炼者可以做很多中国修炼者无法做到的事，我们应该寻找机会去把这些事做好。

记者：非常感谢你，约翰。我很高兴你能平安归来，并期待能看到你分享北京经历的文章。

约翰：当然。不客气。

2 休士顿法轮大法电台采访覃永洁先生

主持：覃永洁先生，你好！

16

17

为给予在中国的修炼者们以支持和鼓励。天安门象征着中国的中心，而且那里也是其他修炼者前去请愿的地方，因此我要去天安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记者：你们这30多位修炼者来自12个不同的国家，来自社会各个领域，有公司总裁，工程师，大学生和家庭主妇，而且你们又不认识任何一个中国的修炼者。为什么你们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感觉如此强烈，并甘愿冒险去中国请愿呢？

约翰：因为我们理解和受益于法轮大法的巨大福益。我们知道“真，善，忍”对整个人类至关重要。同时，也因为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修炼者，我们是一个整体。无论我们身在何处，作为修炼者必须尽一切可能讲清真相，而这正是我们西方修炼者可以做到的事。

记者：能否谈谈在你们去天安门之前、身处天安门广场时、以及被拘留后有何感受和想法？

约翰：在去天安门之前，我感到有一

14

残，对我们算什么？所以回过头来想想，因为我们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做的，不算一回事情，但是对于他们这种手段，这种下流的手段啊，实际上是非常下流的，对于一个文明的社会来讲，非常下流的。

主持：那您能描述一下，当然，我想对您来说是比较痛苦的回忆，那么，也是比较残忍的，但是我想在美国的很多华人啊，他们听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迫害，有的华人好像都不相信，说中国共产党怎么会干这种事呢？怎么会打人呢，怎么会把女学员的衣服扒光放到男牢里面呢？好像很多华人都表示质疑的态度，我当时在网上跟报纸上看到，拍出来的照片您腿上有十三处被烙伤，烫伤的痕迹，您能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经过吗，就是当时为什么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您腿上烫了十三处，可以介绍一下吗？

覃：当时呢，叫我写一些悔过书。

主持：悔过书，嗯。

覃：写悔过书，写以后不要再炼了，炼这

19